

遇见艺术，让上海更美

殷骏

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馆藏世界级文化瑰宝将在上海作为时5年的大规模亮相。第一场展览是“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第二场“大师自画像”是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再到当代艺术 500 年来具象艺术发展史的一次集中展示，由拉斐尔领衔，提香、伦勃朗等 50 位艺术大师作品齐聚一堂；第三场则是“十八世纪大师展”，以巴洛克、洛可可及新古典主义的绘画风格展品为主，给观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18 世纪欧洲艺术史公开课”。

虽然新冠疫情使得我们无法亲赴乌菲齐美术馆欣赏作品，但是馆藏作品可以移动，它们不仅可以现代高清的数字影像展现在世人面前，更能穿越大西洋真切地来到我们面前。新冠疫情迟滞了人员互动的脚步，但是国际交流的意愿永远不会停顿。

就在震旦博物馆，被艺术评论家誉为“中国毕加索”的非遗海派瓷艺作品展正在举行。展览以“重启”为名，通过将国画水墨与瓷艺技巧、中式家具与当代瓷艺创意结合，形成对古典陶瓷艺术中西合璧的创新探索，陶瓷不再是古代、近代中国文明所呈现的传统样式和花色，而是融入了当代艺术抽象立体的图形、花纹和表现方式，极具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同时，画家又将现实的情感通过作品表达出来。

当代艺术的魅力在刚刚结束的“西岸艺博会”有了一次集大成式的展示，西岸穹顶艺术中心 A、B 馆布置了丰富的展品，共有来自 18 个国家、45 个城市的 120 余家画廊、设计品牌及艺术机构参展。本届“艺博会”上展出的作品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画家、设计师们希望通过作品传达一个讯息：疫情虽未结束，但生活仍在持续，秩序需要重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开始更加注重“自我”的审视。民族自信在提升、民族文化的寻根意识开始觉醒，但寻根溯源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因此展览所搭建的平台，就是对世界文化进行不断的破译、继承和重塑。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法国 LV 的展台，它一改以往展出各类奢侈品的创意设计，而是在浪漫的埃菲尔铁塔下一对男女相拥的照片布景下，推出了自己精装编译的中文“WORLD CITY GUIDE”——世界城市导览丛书。我想，LV 这个创意的背后一定也想告诉大家，虽然现在世界旅行成了一种“奢侈品”，但是大家不必感到遗憾，我们仍然能够从读书中获得一种仪式感，从书中去领略每个城市的精致和与众不同。

从“艺博会”出来，我又发现周边的西岸美术馆已和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进行了常年的合作，油罐艺术中心则在展出中国画家的当代艺术收藏，不远处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也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观众；听说西岸凤巢作为一个集各种艺术元素、智慧科技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也将于年底开启。

西岸“艺博会”和艺术长廊只是上海的一个缩影，我们的感知力和想象力早已被眼前的作品所激活。遇见艺术，不仅遇见美，还遇见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思索和重组。遇见艺术，让上海更美。

太空之物，非常传奇。对运行速度不超过 0.2 米/秒，以达到缓冲碰撞、至轻至柔之目的。茫茫宇宙，两个空间飞行器就这么轻轻一碰，对上了。然后，航天员就像游鱼一样，鱼贯而入空间站。

就这样，一部现实版的太空大片上演了。

太空之吻，它是指两个航天器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下进行的轨道交会对接。而交会对接离不开对接机构。这是一个载人航天工程必不可少的核心部件，没有它，航天员进不了空间站，货运飞船也靠不上“港口”。

利用对接机构一次次的“搭积木”，太空之吻，航天专家形象地比喻：就像我们在地面一手拿针，一手拿线，必须一次要将线头穿进针孔。

悠悠是我的孙女，今年上小学五年级。那天下午，妻子去学校接悠悠放学回家，我在家准备晚餐。忽然，手机铃声大作，一接听，手机那头就传来妻子着急的声音：“快过来，悠悠脚崴了，不能走路了。”闻讯，我心急火燎地朝学校赶去。只见悠悠脚踝处红肿，凸起部分犹如鸡蛋般大小。我问悠悠：“疼吗？”悠悠答道：“疼，不能着地。”我和妻子合计着这伤不能拖，需要马上去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骨折，脚伤处打上了石膏。

脚伤了，日子还要过，学还是要上。虽然家里想方设法迅速备齐了双拐、轮椅、代步器、护腿等器具，由于家住五楼，又没有电梯，悠悠已经长到 1.3 米多，每天背着她上下楼确实够呛，成为横在眼前的一道难题。上学，还能由儿子、媳妇背下楼，放学，只有靠我和老妻背她了。

在悠悠脚伤第二天，班主任黄老师忙完了学校的事情后，顾不上吃晚饭就赶到我家探望悠悠，还带来了慰问品。老师的到来，着实让我们感动了一番。学校王校长不知从哪个渠道知道悠悠受伤的情况，巧的是王校长与我们同住一个小区，她当即做出一个让我们

岁月荏苒，世事沧桑，弹指一挥间，50 年过去了。今年 11 月是我们 70 届知青赴崇明前哨农场 50 周年。1971 年 11 月，一纸通知，一张船票，几件行李，我们告别家园慈母，远离城市亲友，来到前哨农场。彼时，对农场的前世今生未来既懵懂又向往，既憧憬又忐忑，既信心十足又暗生胆怯，不由得陷入丰富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交织之中。

然而，50 年了，那个时代我们一起。为了不忘却的纪念，去年 9 月我们开始了赴农场 50 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

定于今年 10 月 21 日下午的纪念会，受到当年正青春而今芳华不再的知青们的热烈欢迎。那天，他们从市区四面八方赶来，人人精神矍铄，个个笑意盈盈，兴致勃勃地来到会场。会场简朴热烈，喜庆气氛浓厚；会场正中悬挂着“那个年代，我们在一起，70 届知青赴前哨农场 50 周年纪念会”会标醒目而亲切；会场两侧，场旗和各连队连旗猎猎飘扬，烟熠生辉，那一抹抹红色让人心潮澎湃；会场前方的大型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前哨今昔”，吸引了与会者眼光，纷纷驻足观看。珍贵而生动的画面，熟悉而又遥远的场景，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事，历历在目，让人自然而然地回到了过去。

春寒料峭，裤腿高挽过膝，身穿陈旧棉袄，赤脚在水田里，冰冷的水温满满的透心凉，平整秧田，播撒种子；炎炎夏日，头戴草帽，置身农田抢收、抢种、抢管的“三抢”，时时挥汗如雨，天天“战天斗地”，不误农时的“两个黑隆隆一

个急匆匆”（早晨天未亮，晚上天漆黑，中午饭后即出工）成为常态；沉甸甸的秋收季节，白天收割抢运稻子，晚上去脱粒机上脱粒稻谷，“机不停人不息”，通宵达旦，翌日又不失时机地抢种油菜，妥妥地实现“今天一片黄，明天一片绿”；寒风凛冽，天寒地冻，开挖河道，挑筑大堤，围海造田，一把崇明撬（俗称矮撬），一副泥罗担，天上飘着雪花，地下泥泞湿滑，艰难地上坡下坡，一步一滑，步步惊心，日复一日，顽强坚持。

那天，一首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诗朗诵“青春祭”拉开了活动的帷幕。由一连倪炳发执笔集体改编的诗中写道：“50 年前，我们把青春献给这片土地；50 年后，我们重回故地祭奠青春。有人说，这是一个无奈的青春；有人说，这是一个无悔的青春。似水年华，青春已逝，每一个知青对青春解都有自己的诠释。青春虽然已逝，但知青的热血仍在流淌。

因为知青的心永远年轻。今天我们祭奠青春又重返青春，因为知青对生活永远充满激情。朝霞曾照昨天，夕阳理应更红。那个年代，我们在一起。”朗诵话音刚落，掌声骤然响起，发自肺腑的心声，既有深情的思恋，又有气壮山河的豪迈，与会者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知青们的发言也精彩纷呈，他们对曾经的苦乐年华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有回忆起齿颊生香的烂糊肉丝、红烧小肉，这两款菜品在当年属“奢侈的美味”，疲惫不堪时靠崇明老白酒、土烧“小炮仗”解乏解忧；更期盼“雨量中到大，一日晒到夜”的“外国礼拜”（天下大雨，可以不出工）；有回忆到围海造田时，当大堤出现决口的险情，知青们义无反顾地跳下去，用身体封堵决口的悲壮情景；当然，也有横笛牧歌“农场式”的浪漫以及各种文体活动的愉悦。当年场际的足球赛、篮球赛、乒乓球赛等同样是农场的盛会，知青们对于这些赛事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绝不亚于当下的世界杯和 NBA。当年的场团委副书记后来的市文化局干部谢泽为的发言，既

意想不到的决定：安排两位体育老师轮流每天护送悠悠回家，将悠悠背上楼。这样一来，对我和妻子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于是，每天放学后，都有一

孙女骨折以后

戴存亮

位男性体育老师准时等在悠悠教室，待悠悠整理完书包和我们一起推着轮椅护送悠悠回家。到了我们居住的大楼下面，老师让悠悠站在台阶上，然后，他蹲下身子，背起悠悠朝楼上走去。老话说：“长路无轻担。”

姑苏乃水乡泽国，有大小河流 20000 条，总长度达 1457 公里，是全国拥有河道最长的城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之“东方威尼斯”。

因是水城，处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苏州老宅的房子好依水而建，开窗隔河相望，蛩古典、蛩有趣、蛩有诗情画意额。

大大小小的河流把姑苏城分隔得错落有致，而街与街、巷与巷相连的便是一座又一座有意思的桥梁。据唐人白居易记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至宋，龚明之在《中吴记闻》载，有名字的桥 360 座，与南宋《平江图》绘苏州桥 359 座相合。“水巷小桥多”，在苏州街上随意走走，行不多远，便可见到一座玲珑别致的小桥，那桥看似寻常、安谧，不动声色，却藏着离奇有趣、哀怨悱恻的故事。

苏州最有名的桥有 10 座。历史最悠久的是乌鹊桥，距今 2500 年，因吴王建乌鹊馆而得名，相传是买卖乌鹊最早的花鸟市场。晨曦中古桥上的人喧鸟啼，已不复见，但今日的单孔石桥留下了诸多想象的余地。

建于唐代的宝带桥，由苏州刺史王仲舒主持建造，在筹资时，他将自身宝带捐出，故得此名。它是苏州桥中最长（316 米），也是桥洞最多（53 孔）的古桥，桥堍呈喇叭形。赏玩此桥，切勿冷落桥旁的石狮、经幢、石塔与石亭雕刻，从中体味沧桑的韵味。

“步入吴门第一桥”的吴门桥，是建于北宋的三孔石桥，清代重修为单孔石桥，乍一看，桥身系金山花岗岩构筑，细细打量，古桥的武康石依稀可见，残存中

犹忆往昔流水年华的风情。吴门桥与盘门城楼、瑞光塔组成苏州城南风韵迷离的景致：盘门三景。

给苏州带来盛名的是枫桥，它位于阊门外七里之遥的枫桥湾，如一弯新月横跨在枫江之上。自唐代张继咏《枫桥夜泊》后，枫桥代代有诗文相伴，由阊门至枫桥一带，枫桥、古关、老镇、名刹组成姑苏繁华之地，“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疏雨过枫桥。”

苏州的桥举不胜举，桥名耐人寻味，如孙武子桥、吴王桥、陆侍郎桥、周太保桥、李师堂桥、三太尉桥、渡僧桥、积善桥、乐安桥、落瓜桥、柳毅桥、黄鹑桥、花桥……桥的模样各不相同，或伟岸，或壮观，或挺秀，或古朴，在悠悠湮没的岁月中，每一座桥都有一段说来话长、如泣似诉的趣事轶闻，是闲聊的话资，漫谈的花絮，入梦便是恣意纵情的清趣。倘若以水为苏州的脉络，那么桥可称为苏州的骨骼。坚实镇定、从容不迫，是桥的灵魂。

笔者幼年住肖家巷 61 号，是巷底最末一家，西窗下是流水，开门便见一座小桥，名唤雪糕桥，童年时纳闷，莫非古代已有雪糕？稍大后知悉，原来古时肖家巷内有位张姓孝子，家贫断炊，又逢漫天飞雪，他便将门下白雪，制成糕点模样，献给母亲，“昔张孝子传雪为糕以奉亲”。张孝子去世后，乡人便在其墓旁立祠祭祀，小石桥亦取名雪糕桥，以彰孝道。上世纪 90 年代返苏，还见此桥，不过前些年已将老宅改成茶馆，雪糕桥也成平桥哉。

姑苏桥趣

曹正文



水乡水

（帛画）

穆益林



陈从周“骂人”

杨先国

王西野师任杨浦教育科学院语文组顾问时，同齐陈从周、电院邓云乡两教授常来聊天，我有幸陪末座，虽然说不上什么话，但听他们“茄山河”就有长进。

有时他们谈得起兴，拿出笔砚、铺开宣纸写字作画，我就帮着压压纸角，递递茶水，还不耽误欣赏，真是极好的享受。

陈邓二位，一个杭州话，一个京片子；一个风趣，一个严谨。有时两人还要斗嘴，也不忌讳我们就在一旁。但是他俩对西野先生都极尊重。有一次陈先生发表高论说：“不会骂人就做不好学问！”其时他正为海盐南北湖景区遭破坏一事生气，已惊动高层领导。我因为与陈先生熟了，就故意说：“顾（廷龙）先生不骂人的。”陈先生马上说：“他两样的！”我又说：“王（西野）先生也不骂人的。”陈又说：“他也两样的！”言语中见其对两人之推崇。

七夕会

厕所。水杯里没水了，老师会拿去倒满。午餐时，同学会把饭从食堂给她送来，吃完再将饭盒送回食堂。为了方便我们上下楼，学校专门给了一张电梯门禁卡（出于安全考虑，日常学生不能乘坐电梯上下楼）。

其间，有一次上午悠悠要去医院复查，从医院回到学校，当我们推着轮椅刚走进教室，正在上课的同学们都鼓起掌来，每个人嘴里都说着同一句话：“戴文悠，祝你早日康复。”没有排练，也没有唆使，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此时此景，我动容了，悠悠的眼里也闪烁着泪光。

